

疯头 丛书

麻烦的青春
快乐的成长

●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

● 销量突破150万册

●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

●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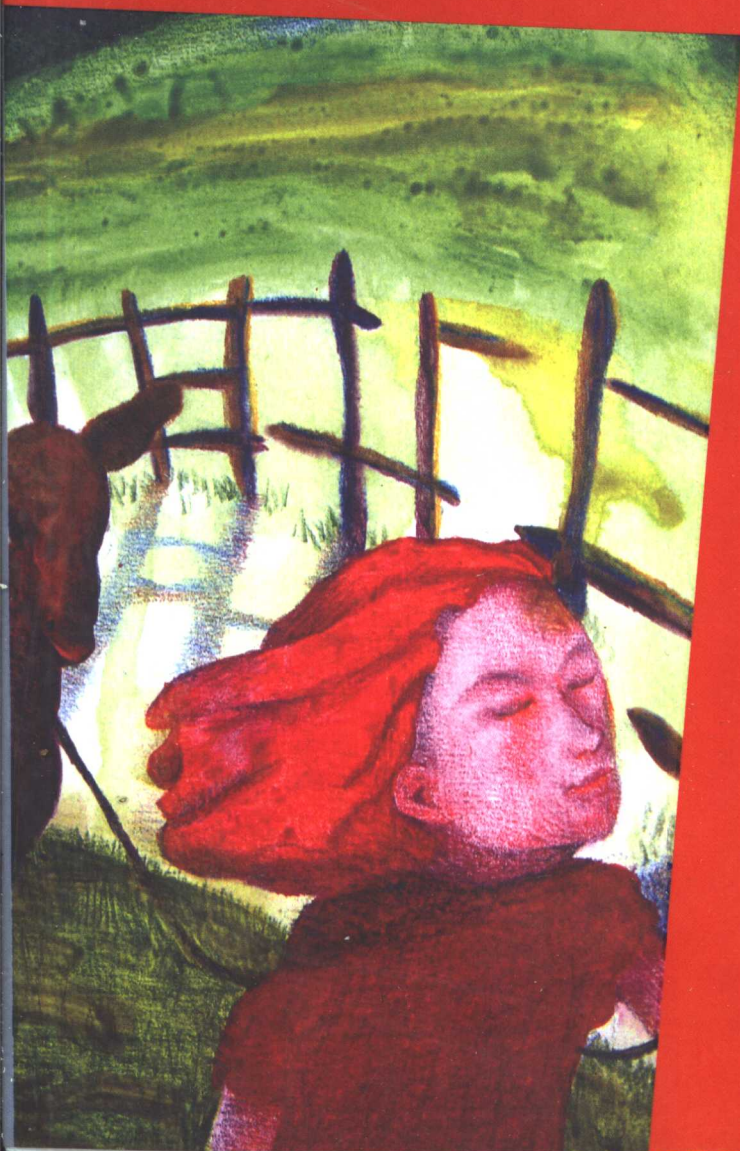
昵称。是溺爱、嗔怪，也是亲密无间，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。

完美三月

[德]伊琳娜·齐默曼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 著
刘 风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

疯丫头丛书

完美三月

WANMEI SANYUE

[德] 伊琳娜·齐默曼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 著

刘 风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 20-2002-112

Zimmermann & Zimmermann, LIEBE, CHAOS, KLASSENFAHRT
© 1999 by K.Thienemanns Verlag, Stuttgart - Wien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完美三月/(德)伊琳娜·齐默曼, 汉斯·君特·齐默曼著; 刘风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3.1

(疯丫头丛书)

ISBN 7-80679-096-9

I.完… II.①伊…②汉…③刘…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当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984 号

责任编辑: 陈 邕 余 人 封面设计: 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
责任校对: 蒋强富 裴文燕 责任监印: 刘 签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

开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 / 32

印张: 5.625 字数: 92 千字

版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2 000 册

定价: 11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71-5864694 5863291

目 录

- 第一章 爸爸的新女友 / 1
- 第二章 班级乡间旅行 / 36
- 第三章 爱情信使 / 64
- 第四章 友谊还是爱情 / 115
- 第五章 出乎意料的结局 / 151

第一章 爸爸的新女友

“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……”我数着楼梯。燕妮(燕妮是我妈妈,但我如果叫她妈妈,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叫她,她会发脾气的)和我住在六层——而且没有电梯——有时候我也用英语或法语来数。当然只是小声数。要让别人听见,我会难为情的。

“哈,卡萝塔,见到你真高兴。”贝林太太打断了我。我们的邻居,她又来添乱!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说“七十”,同时尽量友好地冲她微笑。

“你要哪只手?”她探过猛禽一样的脸,露出长长的牙齿。如果是在小时候我肯定会怕她,不过现在我已经熟悉这个游戏了。

我装出认真思考的样子,然后用询问的口气说“左手”。

她扬了扬眉毛。

“右手，右手。”我连忙改口，她立即喜笑颜开。

“好，卡萝塔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。”她夸奖道，我于是拿到了这个月的第十袋小熊橡皮糖。

“不过吃了糖要刷牙。”贝林太太提醒我说。快关上房门了，她又转过身来。“啊，还有，”她说，“跟你妈说，她不该在十点以后还唱歌，尤其是别唱错。”

在昏暗的楼梯上，她的样子看上去仿佛是童话里的恶巫婆。我点点头，慢慢爬完最后几阶楼梯。我当然不会告诉燕妮。最近这段时间她麻烦够多的了，再说，我也明白，贝林太太在房屋管理处的投诉不会阻止她唱歌的，不管是在几点钟。

“我是艺术家，”上个星期她向楼房管理员解释说，“是歌剧演员，希望他们明白我的意思！”这当然给楼房管理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而且我妈还当场为他签名，并说也许会给他和他太太搞到下次歌剧演出的免费门票，他更是激动不已。

我打开房门，侧耳倾听，厨房里没什么动静。就是说，今天没有客人来吃饭。他们经常在这里对每次歌剧演出议论不休，乐此不疲。很好，我心想，然后去找妈妈。她好像在起居室，我听到了她的声音。我小心地把门推开一条缝儿，偷偷听她说话。

“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把她接到你那儿去，”我听到燕妮说，“毕竟上半年我安排演出时都是至少每周留出三个晚上在家，对我们这种性质的工作来说，这就是很大的事业断层。”

哈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他们是在谈我。她正在和爸爸通话，讨论我下半年应该跟谁住。自打他俩离婚后，我跟爸爸住一阵子，跟燕妮住一阵子。

我朋友安珂可羡慕我了：“你要是跟妈妈吵架了，就搬到爸爸那儿去。我也好想这样。可我不得不整天和妈妈还有我那些讨厌的弟弟们生气。最近又添了一个我妈妈的男朋友。”她说。

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。我没必要告诉安珂我已经烦透了总这么搬来搬去。本来刚刚习惯了妈妈的脾气，又不得不马上去适应爸爸。

“啊，另外还有，你正好可以给她补补物理，”燕妮说，“她的自行车也得再修修了。还有……”

我轻轻地关上了门。妈妈给爸爸列的任务清单很长很长。前不久我在钢琴上看见过，印象很深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燕妮的组织才能不可谓不出色，至少在涉及给爸爸下达任务时是这样。

两点半，我从书包里掏出剩下的午后点心，这是安珂给我的。“又是艾门塔尔干酪，我看都不要看。”



她嘟哝着把它放到我的手中。

我刚把最后一口送进嘴里，门开了。

“宝贝儿！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”我妈满面笑容望着我，“瞧，我穿这件圆领长袖运动衫怎么样？我觉得它的色彩搭配很特别。”她转了三个圈儿，然后一头倒在我的床上。

我只是点了点头。可能她早忘了，三个星期前她已经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。不过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燕妮在商场少年部给我买了衣服，放到我的房间，然后至多过不了四个星期就把它从我衣柜里拿出来自己穿上。不过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如法炮制。她衣柜里有我喜欢的衣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穿在自己身上，当然是问都不问。我觉得这样才公平。“你妈老以为她才二十岁，”有一次我向爸爸抱怨妈妈时，爸爸对我这样解释，“她永远长不大。可能艺术家都这样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语气听上去都快有些钦佩了。爸爸是建筑工程师，他认为自己是被埋没的艺术家。至于他在哪方面有艺术天赋，我至今没有发现。也许他的天赋就在于对戏剧一窍不通。

“说呀，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？”燕妮又一次问，“喜欢吗？你也想要一件吗？你觉得我要不要换一种

头发颜色?赤铜色怎么样?还是……”

电话响了。燕妮跳起来,打开门。“哎,听听,这是我今天录下来的。”她低声耳语,尽管根本用不着耳语。电话答录器被调到了最大音量,我妈的女高音在屋子的每个角落回荡:“这是阿丽·德·罗塞塔的唱段,是……”但我永远都甭想知道这是哪出歌剧里的歌。

“燕妮,您好,今天中午的课我不能来了。”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,“乐谱还能再借我用几天吗?我会再给您来电话的。再见!”

“这已经是安托尔本月第三次不来上课了,”燕妮愤愤地说道,“靠教声乐课确实不能发家致富。要是你爸愿意稍稍多为你支付一些抚养费,我也用不着把我宝贵的下午时光耗费在这些毫无天赋的学生身上。顺便说一声,”她犹豫了一下,“你爸来过电话。他很想你,问你下半年要不要再去跟他住。”说着她身体一跃,而后又落在我的床上,盘腿而坐,然后望着我。

我什么都没说。她垂下了头,我看见她发际处的一缕白发。

爸爸常对我说,我应该体谅燕妮,她是个敏感的人,可我做不到。“爸爸真的来过电话?”我问。



她笑望着我说：“不是，你这一问，倒让我想起来了，是我给他打的电话。我给他读了一份研究报告中的一段，报告说孩子可以延缓父母的衰老。”

“我可以把这份报告拿去让我们数学老师看看，”我建议说，“丹尼次基先生总说，每给我们上一堂数学课他就感觉老了好几岁。那爸爸怎么办？”

她高兴地点点头：“没问题，我的宝贝儿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！”她得意扬扬地从裤兜中掏出一封信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然后递给我。

只需看一眼寄信人，我就明白了：“嗨，燕妮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她无比幸福地笑着：“上个星期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不换经纪人的话，肯定拿不到这么棒的演出合同。美国巡演！你知道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！我很想带上你，可我给你们学校打电话时，他们的态度很奇怪，他们说不行。还说义务教育不允许这样什么的。”

“你真的给学校打过电话？”我问。

燕妮点点头：“当然打过。我和你爸爸定好的，你这半年跟我住，所以我想，你跟我住在这所房子里和跟我去美国还不是一样。可你们校长不这么看，他是个典型的官僚，这一点我可以悄悄告诉你——哎，现在呢，我当然觉得内心很不安。”



“你不觉得,其实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带走再说?”我建议道。

燕妮摇摇头:“我对你爸这样说时,他吓得话筒差点从手中掉下来。当然你可以跟他住,尽管他又有了一个女朋友……”

“又换了一个?”我打断她。

“又换了一个。他跟我讲了她的一些情况,我担心这位还是不合适。你爸是个很可爱的人,但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才能,就是找错对象。”她格格地笑着,“我千遍万遍地告诉他,他需要找一个本本分分的女人,不能找那种爱好艺术的。她得会做那些我不会做的事情,比如缝缝补补,洗洗涮涮……”

“去开家长会……”我补充道。正想罗列若干类似的事情,她打断了我:“卡萝塔,如果我接下这个演出合同去巡回演出,你会生我的气吗?”

“不会,当然不会,”我说,感觉自己很成熟,“你渴望去美国巡演已经好几年了,我认为你应该抓住这次机会。”

燕妮搂住我的脖子:“卡萝塔,你可以向我提一千个要求,我都会满足你的。”

我点点头:“我先把前一百个写下来,好吗?不然你又会忘掉一大半。你现在能帮我收拾一下东西



吗？”

八点四十分，我按响了里夏德·瓦格纳街爸爸家的门铃。我按住门铃，让它响了至少十秒。我可不想像去年那样在门口傻等上半个小时。那次是爸爸新交的女朋友给我开的门，她非常惊讶地说，根本没听见门铃响。不过这次他们好像已经在等着我了。我还没说话，就听见对讲机里爸爸的声音：“太好了，你现在就到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先到餐厅，我过五分钟就来。”

我把双肩背包和体育用包放在门厅，向起居室里瞥了一眼，然后推开餐厅的门。“真酷，”我心里说，“爸爸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”

雪白的台布、餐巾、蜡烛、红玫瑰、崭新的餐具，爸爸为了我的到来颇费了一番心思。我有点遗憾没接受妈妈要送我的那件圆领长袖衫，可现在太晚了。我蘸了点唾沫想擦掉沾在毛衣上的番茄酱，但没擦掉。我听见楼梯上爸爸的脚步声，于是，当机立断把毛衣转了个一百八十度。我发现，污点在后面感觉好多了。

从起居室传出轻柔的钢琴曲。“我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你，”爸爸喊道，“不过呢，我们先享用三道菜

的晚餐。”

今天就搬到爸爸这儿来，这个决定太正确了，我满意地想。和爸爸一起吃饭总是特别有意思。他讲公司的事儿，我讲学校的事儿，有时候我会模仿我的老师，他就说，也许我长大会成为演员。

“我来了。”爸爸哼着小曲儿打开侧门。

我感动得都快哭了。爸爸肯定特别特别高兴我来。为了我他精心地打扮了自己。幸好他不会马上就看见那块儿番茄酱。

他站在门口，张开双臂，盯着我。

“嗨，爸爸。”我说着站起身，他眼神里有种东西使我没有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，“我来了。”我多余地说。

“是呀，”他等了会儿说，“卡萝塔，唉，你偏偏今天晚上就来。”他窘迫地笑笑，“我，唉，就是，怎么跟你说呢……燕妮真该告诉我，你今天就来。”他不安地摸着脑袋。他脑袋上有一处地方头发日渐稀少，他本来很巧妙地用头发遮盖住了，现在又乱了。

门铃又响了。爸爸叹了口气，他一下子显得很苍老。

“我去开。”我说，但他摇了摇头，“你的头发。”我冲他喊。

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他低声说着，把头发重新整理好。然后带上了门，餐厅里就剩下我自己。

我这会儿已经明白过来，他煞费苦心，又是台布，又是蜡烛，又是鲜花，还穿上了笔挺的黑西装，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我。只有当爸爸有了女朋友时，才会如此这般郑重其事。

“那么——”又回到餐厅后爸爸说道，他把那个“那么”拖得很长很长，就像扯开的泡泡糖，“那么……”

我坐着没动，打量着那女人。二十五岁以上，不到三十岁——就是说，比妈妈年轻得多，金发可能是染的，身穿红色连衣裙，和头发颜色根本不相配。

“这是娜塔莎，这是卡萝塔。”爸爸说，他看上去很不开心。

娜塔莎向我伸出手。我从面包篮子里拿过一块白面包，示威似的猛咬一口。娜塔莎把手放下，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看着爸爸。

“啊，对不起，当然，快坐下。我去拿餐前小吃，然后呢……”

他逃也似的离开了。我差点笑出声。是我自己提出今晚就来爸爸这里，给他一个突然袭击，这建议也许不坏。理由呢，就是燕妮歌剧圈子里的朋友想去她那里一起排练，我不一定非得待在那儿不可。



娜塔莎在我对面的第二把椅子上坐下，眼睛盯着她的盘子。可能她正冥思苦想该问我点什么。“你长大了”她不能说，因为她这是第一次见我。问学校的事儿一般是比较合适的，或者问问我的爱好和朋友什么的……

这一套我早就熟悉了。爸爸的前女朋友每次都问我，上学有没有意思。终于有一次我告诉她，我根本不上学，一看见我，所有的老师都会犯喊叫痉挛。“我是吸血鬼。”我龇牙咧嘴地对她说。于是她明白了，她要嫁的不只是保罗，那个拥有二十五名雇员的公司的老板，她将要面对的还有他的桀骜不驯的女儿，最后她放弃了。

“你在哪儿上学？”娜塔莎问，挤出一丝微笑。

“什么？”我说着指指我的耳朵。

爸爸的新女友一愣，马上明白了，“你在哪儿上学？”她又问了一遍，这次声音大了些。

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“在哪儿上学？”她差不多是在喊了。

爸爸端着盛色拉的盆儿站在门口：“娜塔莎，怎么回事儿？你干吗这么喊？”

娜塔莎想说什么，但我抢在她前面先说话了。“就是，她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问，“她一直在喊，都喊



半天了。”

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吃得香。爸爸和娜塔莎都没吃几口，可我觉得味道好极了。八点半左右娜塔莎告辞。

“你明天上午来吧，卡萝塔上午在学校。”爸爸帮娜塔莎穿大衣时悄悄对她耳语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行了吧？你现在满意了？”回到餐厅后他问。他把娜塔莎送到门口，可能还吻了她，现在他看上去筋疲力尽。

我把甜点碗舔得一干二净。

“卡萝塔！别这样！”

“燕妮就不会说我。”我说，差点扯过袖子来擦嘴，不过我不想太过分，“还有，菜特别棒，你自己烧的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是。我从餐馆订的，然后用微波炉热了热，”爸爸生气地说，“不过我现在不想和你谈饭菜，我想和你谈谈你的表现。你不觉得你太不像话了吗？娜塔莎又没招你惹你。”

现在还没有，他说得对。可是她会和她的前任们一样，千方百计把他弄到手。那我总要说句话吧。

“小东西，相信我，”他说，“她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她会做饭吗？她去开家长会吗？她能为下个月的校集烤蛋糕吗？她会给我换运动裤上的松紧带儿吗？”

从他的表情我清楚地看出，他不相信她能做这些事情。那她就不适合做未来的母亲，我心想。但我努力掩饰我的胜利：“娜塔莎到底会干什么？我是说，除了会染头发！”

命中要害！爸爸竭力保持镇定：“娜塔莎有一头很漂亮的栗色头发，是天生的，”他试图为她辩护，“再说，这些并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她是一名出色的演员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她不久就能在《娜拉》中出演主角。这是易卜生的……”

“又是演员。”我叹了口气。

他把盘子堆到一起拿到厨房。我把剩下的一点烤焦的土豆皮塞进嘴里。不，谢谢，我烦透了爸爸的这些演员女朋友，她们一个个都天资聪颖，但有一个角色却绝对无法胜任，这个角色就是：妈妈。

厨房里传出很响的丁当声。“是盘子，”爸爸喊道，“没事儿。不过相信我，娜塔莎是与众不同的。给她一次机会吧。”

我大睁着双眼躺了半宿，一些恶毒的想法不断

